



【文史资料百部经典文库】

回忆 改造战犯

HUIYI
GAIZAO
ZHANFAN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

下册

中国文史出版社

HUIYI GAIZAOZHANFAN

下册

回忆 改造战犯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回忆改造战犯/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2. 11

(文史资料百部经典文库)

ISBN 978 - 7 - 5034 - 3531 - 7

I. ①回… II. ①全… III. ①战犯—改造—史料—中国
IV. ①K265. 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27506 号

责任编辑: 殷 旭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wenshipress.com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邮编: 10240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6 开

印 张: 43.5 字数: 600 千字

印 数: 5000 册

版 次: 2013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5.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文史资料百部经典文库】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

《百年中国记忆·文史资料百部经典文库》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陈福今

副主任 卞晋平 毛福民 计佑铭 冯骥才 范钦臣 郑欣森
钟起煌 施子清 桑结加 崔占福 梁 华 陈光林
周国富 闵维方 张 健 高俊良 程世峨 韦建桦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万 捷 王天增 王文章 王兴东 王连生 王晓秋
左东岭 石 峰 叶培建 朱莲芬 刘兰芳 刘庆柱
李东东 李兴山 李国强 李景瑞 杨 波 杨力舟
何虎林 余 辉 沈 悌 张 柏 张 皎 张华祝
张廷皓 张胜友 陈 力 陈 醉 陈建功 林 野
聂震宁 夏燕月 黄小同 黄书元 曹幸穗 曹鸿鸣
戚发轫 梁晓声 葛晓音 董良翥 滕矢初

主 编 卞晋平

副主编 陈爱菲 沈晓昭 张燕妮 刘 剑 韩淑芳

编 辑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文运 吕潇潇 刘 夏 张建安 张蕊燕 胡福星
段 敏 殷 旭 梁 洁 韩怡宁 詹红旗 蔡晓欧

伪满战犯改造生活拾零

金兴诗*

1950年至1976年，我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先后担任看守员、事务长，对改造伪满群臣经过有所了解。记得，在1950年8月苏联政府移交伪满战犯前，抚顺战犯管理所就将这座日伪时期建造的旧监狱翻修一新。8月初，伪满战犯入所时，已能住进有暖气设备、宽敞明亮的监房，而且，设有医疗室、俱乐部、阅览室等，每月都能理一次发，每周洗一次澡。按照上级规定的伙食标准，伪满战犯分享大、中、小灶。后来因为他们人数不多，就改为全部吃细粮。他们的副食，平时不断鱼蛋肉和新鲜蔬菜，逢年过节还特殊改善生活，供应适量干鲜糖果。同时，每周由营养护士与事务长、炊事人员共同商定食谱，保证饭菜有营养，以利于他们的身体健康和思想改造。

开始时，一些干部和炊事人员对伪满战犯享受如此优厚的生活待遇，很不理解，思想不通。特别是一些干部和炊事人员的亲人，在伪满时期，惨遭杀害，认为伪满战犯卖国投敌，已成为阶下囚，现在不杀他们的头就算便宜了，还享受优厚生活待遇不应该。因而，见他们吃得这么好，活得这样舒服，心里怎么也想不通。有的干部向所长提出质问，有的要求调动工作。炊事人员做饭时，米不筛沙子，菜也不好好洗，领导上批评还不服气，有的竟赌气说：“槽里有草饿不死驴，爱吃不吃！”针对工作人员的

* 作者原系抚顺战犯管理所事务长。

这些思想反映，所领导组织大家反复学习党的有关方针、政策，认真体会毛主席有关“凡是人民的敌人，只要他们放下武器，向人民投诚，不再继续反人民，就都让他们活下去。不打、不骂，尊重其人格，并通过劳动改造他们，使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等教导的深刻含义。所里大会教育，小会讨论。所长还分别找工作人员谈话，进行个别疏导。经过耐心做工作，终于使大家弄通了新社会的监狱同旧社会的监狱有着本质的区别，我们实行革命人道主义对促进战犯的思想改造具有重大的意义和深远影响。

同志们的思想疙瘩解开了，心情舒畅了，工作劲头随之也就足了。从此以后，饭菜质量逐渐提高，花样翻新。由于伙食搞得好，对稳定战犯们的思想情绪，有力地配合教育改造，起了很大作用。

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改造生活对伪满伪汪政权人员都是毕生以来的最深刻的教育。当伪汪政权驻朝鲜领事馆工作人员穆绪根回想自己自苏联回国以来，体重已经增加了几十斤时，他不禁滔滔不绝地讲起过去在苏联时啃黑面包，吃土豆，喝清汤，有时食不果腹的生活窘境。他曾激动地说：

“我连做梦也没想到，回国后生活上竟然得到这样优厚的照顾。这样好的政策，就是铁石心肠，就是一块顽石，也会被熔化的！”伪满经济部大臣于静远，初期思想顽固，后来在革命人道主义的感召下，他主动低头认罪悔罪，并痛心地说：“我在伪满执政期间，积极执行各种经济统治法，把农民生产的粮食强行征收净光，逼得农民吃糠咽菜。发现老百姓逢年过节吃点大米、白面，轻的要蹲监狱，重的就处死刑。我真是没有人性！”

有一段时间，溥仪思想压力很大，饮食有些失控，他打饭打得很多，狼吞虎咽地吃，没完没了，似乎不知饥饱。而且他吃得多便得也多，经常坐在便桶上，长时间不起来，引起同室战犯不满意。当我们得知溥仪由于精神状态不好，引起饮食失控时，首先加强了教育工作，向他反复讲明党的方针、政策，而且，还从医疗角度上向他指明注意饮食卫生的好处，暴饮暴食的危害等。另外，在饮食方面，也注意了提高饭菜质量，适当地控制他的饭量。发现他多打饭时，就向他讲清道理，要求他自我约束。通过

一系列工作，溥仪果真消除了恐惧心理，稳定了情绪，食量恢复正常，身体状态有所好转。

伪满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初来抚顺战犯管理所时，年龄虽大，但身体还算健康，没什么病，唯有牙齿全部脱落，满口假牙。那时，他同其他伪满战犯一起吃同样饭菜。当我们管伙食的得知他满口假牙，吃东西咀嚼不好，影响消化时，便和医务人员研究给他制定专用食谱，改吃流食和半流食。他每天吃的是牛奶、蛋糕、饼干、面包、面条以及一些蔬菜、罐头、水果等食品。总之，在事务长和营养护士的调剂下，使他不缺乏营养，保证了他的身体健康。后来，因鲜牛奶存放的时间短，到晚饭时就有些变质，就给他改吃奶粉。给他吃的奶粉，有国产的，也有从英国进口的皇太子牌奶粉。这些优厚待遇，使张景惠大受感动，后来，张景惠随着年龄的变化，神智有些不清，生活也完全不能自理，对他的日常起居、饮食、学习、运动等，我们便安排身体较好的如穆绪根等人轮流照顾。早晨起床帮他穿衣服，并根据气温的变化给他增减衣服，开饭时喂他饭，运动时间带着他出去散步。每次他散步于运动场上时，胸前挂着一条手巾，在阳光下，显得额外清闲，自在。那时间，张景惠不出去活动时，在屋里还能打打克郎棋，看看画报或摆摆扑克牌等。我到他住的监室，常见他满有兴趣地在做这些游戏。有时他还痛心地说：“我有罪，感谢共产党的好政策。”

不过，有一次，当炊事员把饭送去时，监室内有人说：“张景惠不能吃饭了。”炊事员询问：“何故？”同监说：“他打哈欠把下巴打掉了，闭不上嘴。”我急忙找来大夫，给他下巴端上去，这才通知炊事员重新把饭菜送去。这样的情况发生过几次，所以，穆绪根等人也学会了端下巴。

最令张景惠等人难以忘怀的是，1955年3月的一天上午，贺龙元帅和聂荣臻元帅来抚顺战犯管理所视察时的情景。这一天，两位老师不仅找溥仪谈了话，也找张景惠谈了话。贺龙元帅问张景惠：“你的身体怎样？学习怎样？”张景惠激动地回答说：“我身体很好，学习也好。”接着，他又连声说道：“我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贺龙元帅问他会不会唱《东



方红》，张景惠就当场唱起“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首歌。尽管他喉咙嘶哑，但他的歌声，充分表露了在这些年的学习改造过程中，他对党、对毛主席的宽大政策的无限深情。

侦讯伪满战犯记事

赵世诚*

1953年，当时我23岁，在吉林省长春市人民检察院任助理检察员，同年7月组织上决定让我去中央学习。在北京学习期间，1954年初，中央成立了审判日本战犯工作团。我被分配到东北工作团，该团团部设在抚顺战犯管理所附近，负责审理日本战犯和伪满洲国皇帝及其群臣。东北工作团下设日本战犯侦讯组和伪满汉奸侦讯组，而这两个大组又设立了若干侦讯小组。伪满汉奸侦讯组只设立了军事人员和行政人员两个侦讯组，我被任为伪满汉奸侦讯组书记员，配合组长赵焕文老前辈负责侦讯伪满行政人员工作。我们组具体负责侦讯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伪国务院总理大臣张景惠、伪交通部大臣谷次亨、伪司法部大臣后转参议张焕相、伪勤劳奉仕部大臣于镜涛、伪首都警察总监齐知政。

侦讯准备工作刚刚就绪，老前辈赵焕文同志调任其他工作之后，我被任命为代理讯审员，侦讯伪满皇帝溥仪等六名伪满君臣，直至侦讯终结，将日本战犯交由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审判。现将我在侦讯工作中的亲历所闻，特别是伪满战犯由对共产党恐惧、怀疑、傲气、试探、施伎到悔恨、认罪的经历，简记三五事。

公开侦讯、审判外国侵略者日本战犯，这在我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 作者原系最高人民检察院东北工作团代理审讯员。

同样，侦讯、处理卖身投靠外国侵略者的伪满战犯，这在我国历史上也是第一次。因此，中央对这项工作极为重视，首先组织我们认真地学习了国际、国内的法律、法令，研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罪犯的资料，以及国际、国内形势，特别是日本国内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形势，全面系统熟悉和掌握日本战争罪犯侵华的有关资料。在提高认识，增强信心的基础上，适时地转入侦讯的准备工作，进而细致地熟悉这一侦讯对象的侵华罪恶和伪满君臣卖国求荣的事实。

侦讯工作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摸底侦讯，也叫谈话式侦讯。这一阶段进行比较宽松的讯问，被讯问对象和讯问人员可以平起平坐，被讯人员还可吸烟喝茶，这样做是为了解除被讯问人的紧张心理状态，使其自然地吐露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主义的真实见解，对自己罪恶、前途的认识和想法。以便在转入正式侦讯时有针对性地进行政策教育。

第二阶段是重点攻心，也叫半谈话式侦讯。这一阶段是在熟悉和掌握了日本战犯侵华罪恶和伪满君臣罪行的基础上，根据每一被讯问对象所处的不同地位作用，选择各自不同的重点进行发问，虽做记录但不让被讯问人签字按押，对被讯问人员供述的不实之词或有意避重就轻，躲闪推卸的行为，不马上跟踪揭底，而是启发开导，掏出题目让他们回去反思，使其既感到有压力又明确认识到讯问人员的发问是在掌握了自己罪行的情况下，有的放矢的发问。这样做有利于解除他们的思想顾虑和侥幸过关或企图顽抗的心理活动。通过工作达到端正他们的态度，提高他们对自己罪行严重性的认识，使之增强走坦白从宽道路的信心。

第三阶段是正式侦讯阶段，被讯问人坐在受审的座位上，接受讯问人员全面系统的发问。这一阶段是侦讯工作的关键。在讯问中允许被讯问人思考、回忆，讯问人也可以有重点的适当的向被讯问人提供证据，启发其全面系统而又客观的供述。

通过以上三个阶段的侦讯工作，仅就溥仪、张景惠、张焕相、于镜涛、谷次亨、齐知政等君臣在被讯问中的表现记述如下。

我初审溥仪

1954年春的一天上午，根据工作团的统一安排，开始了摸底侦讯工作。我写好提纲，首先提审溥仪，看守人员将溥仪提到我所在的第二侦讯室门前，溥仪说了一声“报告”，我即答说“进来”。于是，溥仪轻轻地开门推开，他进屋后又轻轻地把门关上。溥仪穿着一身政府发给的很合身、很洁净的黑色制服。他朝我规规矩矩地鞠了一躬，然后，神色像似非常紧张又带有恐惧，垂手站立着，呆呆地看着我。我很客气地问道：“你是伪满洲帝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吗？”溥仪急忙回答说：“是，罪人溥仪。”说罢，我请他坐下交谈。溥仪小心翼翼、慢慢地坐在椅子的一角处，两手垂放在双膝前，很不自然地一动不动地等我问话。当我把早已准备好的烟茶递给他用的时候，溥仪像似不知所措，腾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垂手站立，连声说道：“罪人不敢！罪人不敢……”请他坐下后，我又对他交代说：“今天不是对你审讯，我们是先认识一下。我姓赵，我叫赵世诚，是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人员，负责审理你的案件。今天我们都随便叙谈叙谈。”他还是半信半疑地注视着我，在叙谈中我问他：“生活还习惯吗？”他答道：“很好！很好！一天三餐都是大米白面，有炒菜、汤菜，有学习娱乐时间，还定期发给生活用品，定期洗澡、理发，早起散步，回祖国比在苏联更适应……”我问：“你的身体看样子还很健壮。”他猛地站起来答道：“托毛主席、共产党的福，很好！很好！……”谈话中间，我递给他一支烟，我将火柴划着给他点烟，他突然站起身，又弯下腰双手颤抖地拿着烟吸着后，轻轻地坐下。我们经过多次谈话，他神经有些放松了。有一次，他吸的烟剩下几个半支的，当谈完话临走前，他向我“报告”说：“我能把这些半支烟拿回去吗？”我急忙说：“可以，你还可以把这一盒香烟拿去用，我这里还有。”他连声说道：“谢谢！谢谢！”

罪人偏得了。”

在多次谈话中，我了解到溥仪深知自己罪行严重，加之对我党政策不甚了解而忧心忡忡。

溥仪写条给我“请求教诲”

1954年夏的一天早晨，看守人员把溥仪写给我“请求教诲”的纸条交给了我。因溥仪不知怎样称呼我，所以他在字条上以我的第二侦讯室作为启号，写道：“二号首长，罪人叩禀，首长训导如同救命良药，您指点我看的报纸已拜读，毛主席、共产党胜过在天宗亲，多日来夜不能入睡，反思罪身所为，深知民族发指，国耻难弥，思绪万千，不能自拔，恳与请求教诲……”落款处写：“罪人爱新觉罗·溥仪上。”

为了弄清溥仪请求谈话的真实目的和他寻求探讨的主要内容，我没有马上找他谈话。过了一周左右，溥仪发现我找了谷次亨、于镜涛和溥仪的两个侄子爱新觉罗·毓瞻、爱新觉罗·毓岩谈了话，他有些忐忑不安。可能因为溥仪知道除已故的郑孝胥对他底细最了解以外，现时就数谷次亨、于镜涛和他两个侄子最知情了。溥仪唯恐别人先揭发，他自己被动，心情万分焦急，于是又给我写了一封长信。信中写道：“罪人自苏联被引渡回国以后，在政府和管理所领导的关怀下，认真地学习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特别是经过了您的耐心训教，使我丢掉了封建王朝的陈腐的衣钵，开始克服着我的幼稚气，回首往事悔恨莫及，妄图借助日寇势力曲线复辟祖业，不料成了祸国殃民的千古罪人，罪身所为罄竹难书……”溥仪为表示诚心认罪服法之意还写道：“我绝不步祖母慈禧临终还执迷不误的后尘，决心遵循您的规劝教诲，丢掉幻想，虽死有余辜，但想走坦白的光明之路……”他信中恳求我说：“闻不如见，您的训教我颇得教益，岸足欲失，神手相救，脱离苦海。您的恩重如山，望求卜脉，再赐良药。罪人不敢讳忌就医，决心走坦白之路……”当我看完这封意料之中的长信后，就

把溥仪的近况和我正式讯问溥仪的提纲及其他准备工作向团领导作了详细汇报。团领导听完我的汇报后表示同意，并作了三条指示：“第一，看来，你的准备工作做得很细，正式侦讯工作条件具备，你可以进行；第二，在侦讯中，对溥仪应逐渐地启发他树立起他是一个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能使他自愿地而且是实事求是地对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罪行作证；第三，对其他伪大臣的侦讯也要做好准备，适时地转入第三阶段。”当我和我们组两位组长走出团部以后，高组长笑着对我说：“你干得不错呀！”我脸有些发热，既感到有压力，又觉得甜滋滋的，便回到了自己的侦讯室。

再审溥仪

根据工作团领导的指示，我反复检查了准备工作，在确认无误的情况下，开始了正式侦讯工作。这一天，看守人员将溥仪提到，他照例说了一声“报告”轻轻地推开门进屋后，又轻轻地关上门，转过身来朝我鞠了一躬，他站立在门旁靠墙处的一边，神色极度紧张地等我让他坐下的示意。我让他坐下后，溥仪的双目先是环视室内的一角，然后，注意力盯在我办公桌上堆放的文件、资料上。他突然探起头看见了放在我桌子上他写给我的长信。我按讯问固有程序，将特定事项问完之后，便把溥仪的信拿在手里给他看，对他说道：“你给我写的条和这封信，我都看过了，你的心情我们理解。现在，你可以把请求见我的想法谈谈。”溥仪答道：“是，我一定如实汇报。”紧接着，他很自然地回答说：“我是封建残余势力的顽固者，我怕过共产党，怀疑过共产党，我真是罪该万死。”说着，他的眼睛有些湿润，我劝他“不要激动，慢慢地说”。溥仪嗓子有点嘶哑，他说：“我看过《白毛女》电影，怕像斗大地主、大恶霸那样被戴上高帽，绑到人民中间去挨批斗……”接着，溥仪又以沉重的语气说道：“有人劝我不要太悲观，说国民党的傅作义、郑洞国不但没被杀，还都成了人民代

表和政协委员。我对这种劝告是不入耳的，我和他们不同，卖国求荣，定杀无疑。”说到这，溥仪把他戴的黑边眼镜摘了下来，拿出手帕擦擦双眼和脸上的汗水，然后，又戴上眼镜继续供说：“请首长别生气，我是把我前一个阶段的罪恶思想彻底坦白出来……”我说：“应该如此，你谈得很好，不要急，慢慢谈吧。”溥仪说：“我一度想要和政府对抗到底，因为总认为自己从上殿登基坐了大清皇帝，到投靠日本人当了伪满洲国皇帝，平心而论其实是两个不同历史时代的傀儡皇帝。特别在伪满时期，有些罪恶事实都是大臣们和日寇策划的，有的我知道，有的则不知其内情，但都是经过所谓我的御览‘裁可’的。若是让我坦白，有的我谈不清，深怕政府怀疑我隐瞒，拒谈，所以只好听天由命了。自己也暗想过，只要先帝有灵，完尸归宗就行啦。”

在侦讯过程中，溥仪肯于暴露自己的真实思想，这说明对溥仪连续进行了两个多月的系统讯问起了一定的作用。溥仪在最后供述时，对自己悔罪认罪表现总结说：“恨心生疑，险些害己；恨忘国耻，袒护寇贼；恨醒误迟，以怨报德；恨复辟梦，认敌为友；恨助豺狼，殃国殃民。”同时，他对自己的一生也有评述：“治罪予人，累罪予我，仁政予敌，国破民亡，继主衣钵，卖国求荣，我罪滔天，死有余辜，半生罪戾，罄竹难书。”

最后我把侦讯总结的内容，也就是准备向法庭起诉的内容，概括为十条罪状说给了溥仪听。溥仪表示完全认罪。溥仪自己也系统地写出了认罪书。

三审张景惠

伪满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由于年龄大，身体有病，居住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有专人护理的一间病房。开始，他还能慢慢走动，所以把他提到我所在的侦讯室讯问两次，后来，发现张景惠行动有些不便，经请示上级决

定到他病房讯问。

第一次提审张景惠，是由医护人员送他到我在的侦讯室。送来后，医护人员把他安置在座位上，便离去了。我开始发问时声音较小，我问他：

“你是伪满洲帝国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吗？”他似乎有些耳沉没有听见，未作任何回答。于是，我便走近他的座位边处，对着他的耳朵稍放大一点声音又问道：“你是伪满洲帝国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吗？”这一次，他好像听到了我的声音，见他想从座位上站起来，我急忙扶住他的双肩示意坐着回话。这时，他有些激动的样子，双手指着 he 穿戴的黑色制服和帽子，连声说道：“这是毛主席给的，这是毛主席给的。”他说罢，嘴里还在自言自语地说些什么，由于声音越来越小，我就听不清楚了。我看他精神有些不振，就没有再往下发问，而是从桌子上把一杯水端到了他身前，递给他让他喝水。他双手颤抖着捧起杯。我唯恐他把水洒到身上，就用手扶着他的双手喝了两口水。我把杯接过来放在桌子上，让他休息了十几分钟，便请医护人员扶他回病房了。

第二次讯问是过了一周以后，我到病房看过张景惠的病情和精神状态以后，特别是根据医护人员的病情介绍，遂决定第二次提审他。这次医护人员把他送到侦讯室并把他安置到座位上，我发现他的精神状态很好。当医护人员离去后，我开始了对张景惠的讯问，因他耳沉事先把他的座位放在靠近我的办公桌子前，还斟满了一杯水放在张景惠的眼前桌子上。我问他：“你这样坐着回答，身体能行吗？”张景惠可能未听清提问，他所答非所问地大声说道：“共产党好！毛主席万岁！”从这两次提审的情况看，张景惠确实不适于提出来讯问，应到病房慢慢讯问。我就不再发问了，便请医护人员扶张景惠回病房。

经请示上级同意，第三次讯问时，我来到病房张景惠的床前。我坐在他的床头，他躺卧在床上，侦讯工作就这样开始。张景惠由于身体患病供述的虽不甚理想，但因有大量的确凿证据，于是便做出了为起诉做准备的侦讯终结。

讯问张焕相

张焕相原是伪满司法部大臣，1945年才改任伪满参议府参议。他原籍辽宁省抚顺县人，在当地他家可算得上是颇有名气的大户。据伪满战犯们交代，张焕相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五期步兵科，他本人虽不大会说日语，却在旧社会军政两界是个较出名的干将。伪满洲国成立后，他自动投降日本，对日本人逢迎备至，得到日本人的重用。张焕相在同僚中清高自负，就是在战犯管理所与同室人员也很少谈笑。他对自己的罪行常常是上推日本侵略者和伪满皇帝溥仪，下卸给属下官员，置自己无可奈何的地位。我掌握了张焕相的情况后，开始提审他。

1954年夏的一天上午，天气晴朗但有些炎热，我打开侦讯室的窗户，照例清扫了室内卫生，把办公桌子上的文件和证明张焕相罪行及接受改造的有关资料整理一下，又重新复视一遍审讯提纲后，遂请看守人员提张焕相受审。当把张焕相提到后，张焕相说了声“报告”推门进了侦讯室，回身把门关好。他穿着白色衬衣、黑色制服裤子，头发有些花白，两眼还很有神。我见他垂立在屋门旁，便用手示意，说：“你坐吧。”张焕相朝我鞠了一躬慢慢地坐下了。在头几次讯问时，他有些傲气，但又极为小心地回答我的问话。例如，我问道：“对于伪满司法部的职能你能谈得清楚一些吗？”他沉思一会儿回答说：“我谈。伪满司法部名曰对检察院负有监督和部分立法的职能，但伪满的一切权力归日本关东军。由于我应有权力不能自主运用，对关东军、对溥仪、对张景惠不驯服，后来才被撤换，把我放在溥仪眼皮下当了一名参议员的闲差事……”

当我问张焕相在自己家乡建造“日本神庙”，供奉所谓“天昭大神”，举行隆重迎奉仪式，是出于谁的意愿和负有的权利时，他被我的这一番问话惊呆了。我见他全身有些发抖，加上天气有点热，头上的汗水流